

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修建追记

倘若孙子生在英国，我想比英人纪念莎士比亚还要热烈。

倘若孙子生在美国，我想比美人纪念爱迪生还要踊跃。

因为孙子生于纪元前五百多年（544 BC—496 BC），比莎士比亚（1564 AC—1616 AC）约早二千年，比爱迪生（1847 AC—1981 AC）约早二千四百年，其所发明的兵法十三篇，直至现世纪，世界上尚无兵书出其右者。至理名言，万古常新，璨烂辉煌，超前绝后。

可是，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到了今日，大家对于孙子似乎祇有读其书，而忘记纪念其人。虽说历史上有唐肃宗（唐代中兴之主）祀太公望为武成王，列孙子为配享之一。可是何尝表现尊崇孙子于于万一？又有清代考据家孙星衍（孙子五十七世孙，江苏武进人）基于宗族的观念，在苏州虎丘东麓建祠塑像来奉祀他。但规模亦很小。抗战胜利后，我自重庆回到南京。为着完成孙子研究上的一些工作，特往苏州探访这一个巨人的遗迹。如「孙冢」、「孙墩」等，毫无所获，又按址往访距今不过百余年的孙星衍所建的祠堂，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叩之山上的寺僧，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怎不令人抑天长叹！

大凡宇宙是永存的，是不灭的，但人类在宇宙上所经营的一切，则有其时间性。阿房宫何在？罗马之城何在？古昔圣贤的遗迹又有多少尚存？但我想，倘若后人负起「继往开来」的责任，未必不可使它和宇宙一样的永存。孙星衍所建的祠堂是湮灭了，我们今日为纪念先圣，总应有一个历史性的表现吧！

当时我抱着这种心情回到南京，将所见所闻告诉爱好孙子诸友，适值抗战胜利之后，大家的精神上都很愉快，于是大家便发起为这一个巨人来修建一座纪念亭，虽说未敢比拟英人纪念莎士比亚，美人纪念爱迪生那种盛举。

经过一个短期间的酝酿之后，大家便成立了一个「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时为民国三十六年秋，由筹备大会推举杨官昌，柯远芬，彭战存（代表苏州方面），齐廉，徐森、陈纵材、高植明，魏希文，方涤瑕，许高阳，陈士华诸先生及我本人为筹建委员，并推定杨官昌、柯远芬两先生及本人为常务委员，又敦请于右任，居正，白崇禧，钱大钧、徐培根，刘咏尧诸先生签名为赞

助人。当即分头劝捐，期为这一个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的纪念亭，亭中置孙子的白石像，亭侧建十三篇全文碑。周围栽以青松翠柏，如有余款，设孙子论文奖金。不待说，这在国防精神上，兵学建设上是具有相当意义的。记得当时会中所用的信封上曾印上这两句联语：

促进国防加强精神力量
表彰兵圣创建历史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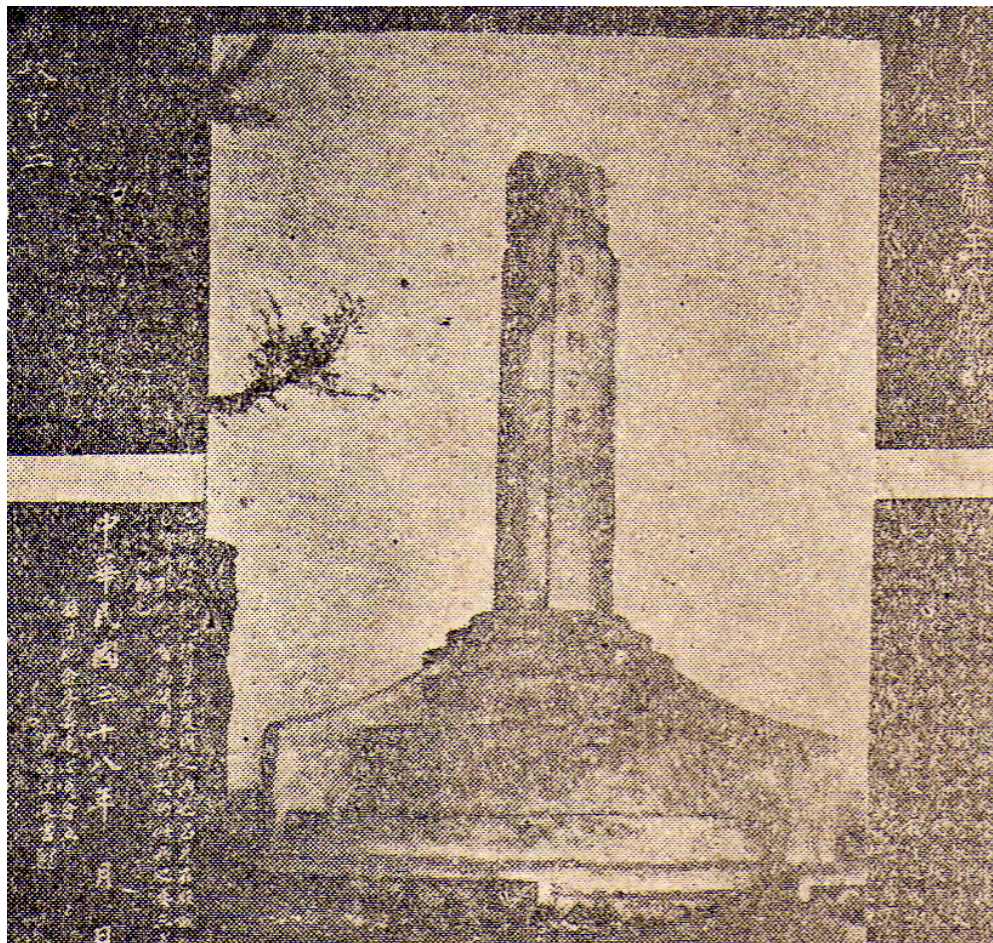
募捐缘起，原文如下：

孙武子为我国兵圣，所著兵法十三篇，穷幽极渺，千古无双，不特我国历代名将奉为圭臬，且译本遍全世界，拿破仑一世亦深究之，可知外国将校亦莫不受其影响，其所昭示吾人之用兵原理，实创东西兵学之最高峰。故杜牧云：「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岁，将兵有成者，有败者，堪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洵不诬也。至于我抗战八年，初是强弱异势，而卒能待敌之可胜，又岂非孙子兵经之再证乎？奈因历代重文轻武之故，对此旷古兵圣反无专祠以祀，迄清孙星衍，以孙子为吴王将，实死于吴，而葬于吴东门外，乃建祠于虎丘东麓，并立碑纪念，诚盛事也。惜因战乱，其祠已毁，同人等缅怀先哲，目击心伤，爰拟仍在虎丘山上，建亭一所，以资纪念，第以心有余而力不应，所望各界贤达，登高一呼，慨予赞助，俾得早观厥成，而供瞻仰，则不祇兵学之光，亦国防所利赖也！

建亭的宗旨，已如上述。大家抱着这个宗旨，分头募捐，计自三十六年秋至翌年秋止，费时一年，共收到国币二亿余元，陆续换得黄金八两余（指定南京商业储蓄银行代收，因物价波动，一接通知，即提款购金存储，故有此数目）及水泥八十四包，另联勤总部郭梅吾将军拨助钢筋三百公斤，不消说，这个数目距离我们的目标很远，于此使我们深深感到为纪念古人募捐之难！记得在这次募捐中，南京方面以柯远芬将军推动最力，杨老先生言昌亦多去函劝捐，苏州方面以彭战存将军出力最大，而胡团长甲襄，亦多协力。捐助者以阎锡山、钱大钧两将军为最多，钱将军捐助国币两千万元，阎将军一千万元。计值后者多于前者，其余百余人，或捐数十万元，或百余万元不等，数目虽大，适值通货膨胀，故所值无几。就中有人看到报纸刊出此事了，自动将款寄来，一种尊崇兵圣的精神，至可钦佩，至于我们筹委亦各量力拿出二三十万元作为筹备之用。

会务进行之初，我们数人奉会中之命，前往苏州发动募捐，先访彭战存将军，这时彭将军任青年军二〇二师副师长兼防城总指挥，他请我们吃午饭，席中即决定由彭将军领衔于第二天召开一个各界座谈会，届时钱大钧先生等均莅会，济济一堂，颇具盛况，相继发言，异常热烈，大家认为此举不只徒为纪念兵圣，且为苏州风景添一新号召，故后来募捐颇顺利。第三天彭将军约同我们一共十余人，驱车往虎丘找山上寺僧商恰亭址问题。该寺住持法慧，年富力强，对此事喜出望外，愿负管理之责，如设「孙子宾馆」，更为欢迎。

因徐蚌会战的失败，整个大陆像卷起一阵大风暴，三十七年冬南京实行大疏散，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大家认为捐募工作已无法继续，但所募得之款不敷「建亭」，因为如果依照工程师原设计之图样去建筑，起码也要三十两黄金。经再三考虑后，只得暂时放弃「建亭」的计划，改为「建碑」。同时又要作紧急措施，否则，万一国军撤出大江以南，则我们一年的努力，岂不是毫无结果吗？于是会中派我和陈君带款到苏州，这时，彭将军已调台任新职，改由熊士芳（当地信托局经理）孙金铭两先生负责，（孙先生系接彭将军缺，籍山东乐安，与孙子同宗，故甚乐参与此事）我们和他们同往虎丘勘定基地后，乃将款交熊先生与承建商订约修建，并由孙先生负责监督。而十三篇全文勒石事，则由我和陈君直接与当地贞石斋订约，限期完成。至于纪念碑建筑图，因当时不易找到见义勇为的工程师设计，我于千思万想之余，偶和木刻画家杨隆生兄商得一图案，由他绘成初稿交承建商，这是以十三篇为原则的，即碑高三丈，半径三丈，尖端为十三篇作展开形（如照片）：



上面横挂一柄三尺长的钢剑（此剑尚未铸成挂上）大家认为颇有意义，便这样决定了。所幸碑成两月，苏州方告失守。这座纪念碑矗立于虎丘的一小丘上，傍长大树两株，荫凉可人。面朝狮子山，前人有言：「狮子回头望虎丘」，左邻孙子的知遇吴王阖闾之墓，表现君臣死后相依之状，远景如画，气象万千。

于此应一提的，即欲将孙子十三篇原文勒石，而各版本均有出入之处，何去何从，亟待我们作最后之校正和决定。当时会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本一致公推柯远芬将军负责的。此时柯将军任陆军大学研究院副主任，正值公务忙碌之际，无暇兼顾，乃改推扬言昌、芥廉两先生及本人负责，幸我在商务购得宋版影印武经七书及藏有明版孙子，清版孙子与孙星衍之校定本，大家都同意以最古之宋版孙子为主，再对照其余版本校正，但校正古书是不容易的，杨芥两先生要我打头阵，我为了此事，足足忙了好几天，校正后先送杨老先生一阅，复提出会中通过，始决定分别敦请国内名书法家于右任、商衍流、梁寒操、汪东、周钟岳、沈尹默诸先生一共十三人，各挥乙篇。当时因时局紧张，只收到

梁先生寄来「军形第四」，汪先生：「虚实第六」，周先生：「九变第八」，商先生：「火攻第十一」四篇，尚差九篇，在急不及待的情形之下，只得改请汪东先生负全责，汪先生为国学巨子，苏州人，当时闲居故里，甚乐玉成，尽速照我们校定本挥就寄回，再经我们校读一过，始行勒石。卅八年冬，我在香港去函苏州贞石斋主人钱君，询以纪念碑有否被毁，他回信说，碑尚无恙，并寄我全文碑拓本一份。惟此碑镌工后，未及移建虎丘，而苏州已弃守，故由钱君秘密地埋藏起来，以避共军耳目。拓本带台，由廖忠国将军出资裱成摄影分赠。

孙子十三篇的学理与文章实在太灿烂辉煌了。我们募款时会附带向捐款人征求赞词，名篇佳句，美不胜收，下列各篇系自篋中录出，以飨读者。惟彭战存、罗有伦两将军的大作，系我到台后，为着「孙子阐微」一书，始去函征求者。

(一)

徐永昌

春秋有奇士 名垂二千年 缅怀俊杰才 诚为觉者先
今世复何世 景仰犹万千 此中有真理 览此十三篇

(二)

刘咏尧

兵家学理 入圣穷神 横绝中外 纵贯古今
算先有道 略重攻心 运用微妙 博大精深

(三)

李士珍

韬略神奇 崇称兵圣 明耻图强 吴宫教阵
破吴功成 光昭史乘 巍然一亭 名山永铸

(四)

彭战存

伟哉孙子 兵家之圣 保法修道 不尚佳兵
体用自然 中外推崇 神机庙算 邦国之珍

(五)

罗友伦

山则巍峨 海则浩瀚 桓桓孙子 罔有颠岸
山亦无濯 海亦凝枯 伟矣圣人 万世楷模
鸟飞高山 鱼跃深渊 唯我孙子 不可及焉

(六)

龙韬要诀	远溯宝模	夙后经旨	太公阴符
鼓惟孙子	崛起东吴	速学武库	成篇兵枢
奇正理激	攻守策纒	贯通老子	发扬霸图
千秋垂范	七萃乘谟	虎幄同仰	豹略慈帟
圣祠述考	戎亭典敷	思贤异代	崇祀名区
高标在望	后起不孤	地灵人杰	壮色姑苏

桂永清

(七)

国于天地	要在自强	整军经武	赖有纪纲
先哲孙子	兵学圣王	运筹决胜	十三篇章
名论不刊	中外称扬	神机妙策	历久弥彰
矧在今日	尤重国防	固我疆圉	扫彼揜枪
典型犹在	宜究其详	是则是效	大风泱泱
发扬光大	国庆芭桑	建亭纪念	山高水长

刘翰东

(八)

孙子论兵	法贲正奇	宏深肃恬	武学攸资
遇非明主	莫竟其施	老泉权书	遽来非议
调言虽雄	功不称是	位显效多	曷若吴起
卓哉孙武	所知独深	擷其精义	援以通今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唯彼泰西	相尚以武
远绍旁搜	于斯有取	矧我邦人	敢偃前矩
念兹在兹	虎丘建亭	遗篇抚刻	以鸿都经
用曠来者	眠之典型	瞻仰有严	骑下轼式
思古幽情	拳拳胸臆	何以方之	岷山片拓

徐镜唐

以上诸篇已编入「孙子纪念亭修建始末记」（附有捐款征信录）该书由我辑成，稿存余篋，他日重返大陆，定当设法印赠同好，聊作纪念。忆我对此举负责较重，期望亦大，适值共军倡乱，致未能完成原定计划，碑成后又沦铁幕，遥望大陆，曷胜愤慨！不过我相信我们必能完成原定计划于将来。